# 【剑泣我心】【完】

? ? 天边一轮夕阳正在落下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又有人说：残阳如血。总之，傍晚日落的一刻，纵然彩霞有万种风情，心底泛起的感觉总是淡淡的惆怅，谁都了解绚烂之后，天空将由苍白所代替。然而在那些人迹罕至荒郊野外，另一些人却痴迷与黄昏，傍晚，那种恐怖，那种刺激，那种血腥，仿佛是这些人生命的本色。一笔笔交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，每一笔交易都是说一不二，无论哪一方面的人。交易的对象是人的生命，生命岂可讨价还价？如果你恨透了一个人，希望他离开世界，只要有足够的银子，雇一个杀手来解决这件事，恐怕是最简单的了：那人死于杀手倒下，与你名利无损，你也丝毫不必为这笔不光彩的交易耿怀在心，杀手只记钱，不记人，就算有一两个雇主留在脑海中，也绝不会吐半字。信用，在他们眼里比生命重要的多。杀手不计较名声如何，也不计较究竟欠下所少条生命，如果介意，也不会走上这条路。于是杀手也会被称为人为财死的小人。可无论如何，他们只做小人，不作伪君子。

??? ?? 伪君子是更卑鄙的小人，金钱，名义，地位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，一切的一切来自于不择手段；而杀手仅是不顾一切的追求金钱而已，他们的欲望总比伪君子少一点吧。世上的恩怨仇杀又岂可以悉数归咎于杀手，如果心胸能够博大一点，容得那个不可容的人在世上，便能少一些流血的惨剧和怨怨相报的江湖是非。可心总是狭隘的，于是仇恨先折磨自己，再折磨杀死别人。杀手这最好的工具，又岂会消失？最优秀的杀手应该具备的条件，除了好的身手之外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冷酷。剪刀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的脸上极少有喜怒哀乐，无情的人，总是让雇主们最放心的。他的手中有两把剑，他杀人的时候总是双剑合一，一下子斩断别人的喉咙，就像这个称号的另一个含义，便是这实在是一个可怕厉害的人。他虽然出手极为狠辣，却不给死者带来死前的痛苦，所以只要剪一次，就能极准确的剪断喉咙。或许被杀的人在茫然不觉的时候，命已经不再你手里了。他不会有死前的痛苦。死后的痛苦又有谁会知晓？剪刀和其它的杀手一样，银子无疑是极重要的，他的职业无非是将生命作赌注。唯一的嗜好便是赌，再潦倒，赌场则是必去的。他可以凭几百两苦心经营得到的银子顷刻间化为乌有而无动于衷，杀手生涯不过是押上自己的命，生命即为赌博，况生命之财乎？幸好，至今为止，他的命还未输掉。月黑风高夜，他便隐藏在某个角落，等待雇主和任务－－但愿你没有什么事可以找他。滴血的黄昏，旷野，无风。剪刀按信鸽的信上的吩咐，来到了这一片坟地。四周静得可怕，他屏息地等待着，耳朵仔细地倾听。一丝动静，他腾身而起。一个浑身黑装的人，连脸也蒙着黑纱－－一切都是不可知的，像一个没有希望的轮廓。剪刀的脸上毫无反应，他一点也不好奇对方是谁。「你依旧灵敏，具备杀手的条件，」

黑衣人的声音如此冷厉，「我已按中盯了你很久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一个淡淡的、毫无惊讶的回答反倒让黑衣人有些意外。「可是我要你杀的人你未必敢杀，也未毕杀得了。」

剪刀眼睛也不抬以下，平静的说：「谁？」

「一个月之内，让江南枫叶堂主司徒远消失！」

低低的声音，每一个字都浸透了怨恨。天空最后一抹余辉经过几番挣扎后，消失了。天空瞬时黯淡下来，这两个人也静止下来，安静的仿佛与既来的那一切搏杀毫无瓜葛。只有风卷残叶，在空旷的坟地上控诉无限的不平，其中死去的亡魂仿佛正在怨愤盯着这两个可怕的人。武林众人皆知十几年前威震武林的三叶堂的三个分堂，枫叶堂、桐叶堂、芦叶堂发生了一场火并，因为肖总堂主病逝，枫叶堂主司徒远，桐叶堂主司徒绝，芦叶堂主司徒渺都觊觎这把总交椅。于是自相残杀，损失惨重，其中的细节剪刀不甚明了。只知司徒绝和司徒渺联手也未打败大师兄司徒远，司徒绝当场毙命，司徒渺受伤后渺无踪迹。桐叶堂、芦叶堂惨遭灭门之灾，弟子死伤不计其数。从此，三叶堂这个名字在江湖上被枫叶堂代替，三司只剩一司，三叶只剩一叶，而且虽胜仍遭到很大打击，而司徒远几年来的苦心经营又使得枫叶堂在江湖上重振声威。单凭这点成就，就可断定司徒远不是好惹的。这笔买卖岂是好接的？剪刀沉思，深邃的目光可捕捉到一点－－慎重。许久，凝固的空气终于被敲碎，剪刀伸出一个指头。黑衣人似乎送了一口气：「一千两虽然高了一些，但如果成功，我也不在乎这些。」

「我要的是一千金子。」

剪刀不示弱。「金子？」

黑衣人诧异了，「这未必不尽情理吧？」

「如果没有足够的筹码，我又为何要赌这一吧？」

黑衣人默默地看着剪刀：剪刀其实很年轻，很英俊，但杀人的生涯已经使他的脸上写满了沧桑，不再有真真正正的表情，这就是人在江湖的悲哀么？「如果你没必都要价那么高，那你一生只要杀一个人，酬金就可以让你过几十年，又何必作杀人的工具？」

「我愿意！」

剪刀不以为然的答道。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，开始为了银子，而现在更为了那种赌的感觉，很过瘾，很刺激，当然也很危险。剪刀喜欢赌，一个连命都敢赌的人是无畏的，可是这一次他真的没有把握。不得不承认，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赌一些东西，可如果你只有50％的赢的希望，奉劝你不要去赌，为了剩下的50％。剪刀知道这次的胜算只在一半，他不该赌，但赌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黑衣人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：「一千金就一千金，一个月后，事情办妥，我还在此时此地等你。」

又接着说：「从此以后，你的下半生便不愁了。」

「我的生活方式不劳阁下费心，我倒觉得你现在像一个女人一样爱唠叨。」

剪刀不耐烦起来。黑衣人并未介意：「我该走了，记得你有一次很好的出手机会，廿三司徒要去大佛寺进香，不会带很多收下，这比硬闯方便……」

声音愈来愈小，剪刀猛然发现黑衣人已踪迹不见，只有那段话绕在耳边。坟地里笼罩着沉闷，望着手中的双剑，剪刀知道，自己又要面临一个崭新的赌局。他大步走出坟地，首先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坟地又开始空无一人。司徒远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枫叶堂的崛起的确归功于他的才能和本领。传言他的武功神秘莫测，有人说他练过西域的幻影流星掌，但从没有一个确实的说法可以形容出他武功的深浅，这个人不愿轻易露出真本领。不露声色的人往往具有很大的潜力，也是最难对付的，年轻人气盛，总喜欢显露自己的长处，可显露优点的同时，不足也暴露无遗。他的底细就被摸得一清二楚。十年前，司徒远也是年轻人，可他的思维的确比同龄人周密，比起两个骄傲的的师弟，他谨慎到别人找不到一丝长处，却也不露一点破绽，人们谈论三叶堂时，似乎只记得二司，沉默的大师兄总被遗忘。被人遗忘也未见是坏事，身上没有压力，做事更加自由，难怪能在「三国大战」中一鸣惊人。然而一切一切都是这样辩证，理智的人烦恼又比旁人多一层。人们若多一分痴愚，便多一份安心。这句话似乎又是说给愚人听的，被人玩弄于股掌，你愿还是我愿？他有一个温柔的妻子，多年来也帮了他不少忙.

?????? 枫叶堂的弟子很少看到师母笑，她总是的那么平静的说话，忍俊不禁的事，师母也是微微的翘一翘嘴角，仿佛身在桃源之外。这就是深沉的司徒远和他的家，他似乎很快乐。人是不该回忆往事的，若往日呼风唤雨的威风难免今不如昔，富贵烟云的感慨。若苦尽甘来，昔日的噩梦一场又是多么不值得。人无论在什么处境中，都应该有向前看的勇气，从过去的岁月中走出来，哪怕是爬出来。司徒远却做不到，十年前的恩怨，难道可以轻易抹煞？义接金兰的兄弟死于自己刀下，难道问心无愧？然而更多的，是不可名状的恐慌。司徒渺之今生死未卜，受伤逃跑之际曾恶狠狠地警告他：「我把伤养好了，先不会找你报仇，我要去东瀛学武，十年后我有了足够的把握，一定会来找你这位『仁义』大师兄……」

司徒渺经历这个教训之后，的确聪明。他知道自己锋芒太盛，才招致祸端，他已将司徒远的「忍」学会了，然而，这却要司徒远在恐慌中面对那看不见的敌人用上10年！每年九月廿三，他总要到佛寺求神佛保佑，这个平常的日子与他有特殊的意义。就是这个日子，自己的九解连环宝刀砍下了司徒绝的脑袋，差点司徒渺也难以幸免。这是第十年了，他若是大难不死，一定会找他报仇的，他将如何面对？要是司徒远死了多好！可是这只是他心中多年的渺望，悔当日没有尽力追一把，而留下未知的祸患。江南独特的园林建筑。庭院深深深几许？一段呜咽的的箫音荡在枫叶如火的秋风中，箫音中的心事却永远解不开。伴着缠绵的箫音，司徒远仿佛暂时轻松了许多。去过九曲石径，竹亭上三个字「忘水轩」。除了夫人之外，还会有谁在这里有一番独特的情致吹萧？「怜娘，你的技艺又精进了。」

「相公，我还不是日复一日的无所事事吗？」

怜娘转过头，神色和箫音的境界一样，堪为忧愁，「日子过得太快，相公的白发又多了。」

司徒远没有答话，只是看着周围的红枫，如火如荼的色彩曾属于最耀目的青春，而与他，仿佛血腥若隐若现。他喃喃自语：「这是第十年，如果他再不来，便永远不会来了。如果他来了，那只有两种可能：他死或我亡。今年的廿三过了后就是整整的十年……」

司徒渺的话烙印在心，他深知师弟的禀性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会放弃，他隐隐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怜娘眼光一闪，上前安慰：「或许他早就死了，就算活着，十年前能伤他，十年后难道不能？」

「伤一个人未必取得他性命，如果精神备受折磨，便是最严厉的惩罚了！」

司徒远若有所思：「如果他重现江湖，首先做的便是伤我的心，他可以让我片刻间名誉扫地，让枫叶堂声名狼藉，难道还有比此更可怕的吗？」

怜娘幽幽一叹：「早知如此，当初何必相互伤害呢？」

司徒远望着怜娘秋水般的眼睛，说：「如果不是先下手为强，死的便是我，你是不是怨我太狠？」

怜娘一把扑入司徒远的怀中，眼泪无声地流淌，无限的感伤立时发泄出来。司徒远手掌伸进怜娘胯间，她感到一阵异样刺激的感觉，玉雪粉臀微微一摆！司徒远把她衣裤脱去後，分开怜娘玉腿，仔细览看她的胯间……阴户疏疏几根阴毛，延贯下去，胯下夹了二瓣嫩白柔软的阴唇，肥厚的阴唇中间，横了一条细长的肉缝，浅浅的小缝中，隐现出一颗嫩红的阴核。司徒远再用手指拨开阴唇，里面肉色殷红，殷红的肉膜上，还含着滴滴粘液。怜娘娇羞满面，「哦！哦！」

婉声轻啼不已！司徒远的手指轻轻滑进怜娘胯间的阴户缝里，食指顺着塞进阴道时，里面紧紧窄窄、滑润润热烘烘的，一股游电似的快感，从手指贯一直流到周身，以及小腹的丹田处……司徒远周身血液沸腾，热流潮涌般的注向下体，一股自然的趋向，司徒远那根玉茎阳具，直挺起来。怜娘的阴户洞里，给司徒远手指的逗弄，顿时混身奇趐、奇痒，阴道里感到丝丝的痛，趐趐的痒，不由得玉股微微晃摆了几下。脸上羞答答的鲜红，向司徒远飘过一眼，轻轻的婉声断续道∶「公子爷，怜娘下面又痒……又痛……怪难受的……」

司徒远没有回答，将首俯下，朝怜娘的粉脸上，似落雨狂吻，接着又吻在她那二片火辣辣的樱唇上。司徒远的阳具，似铁棒般从裤里挺出来，撞在她的玉股边沿。怜娘春情撩起，欲火焚体，顾不到少女的矜持，纤手把司徒远裤腰带解开，柔绵绵的玉掌，从他裤腰处，摸进司徒远胯间，怜娘的纤指把司徒远火辣辣的阳具，紧紧握住。司徒远俯首到怜娘胸前，用嘴将她处女结实弹性的玉乳含住，又用舌尖舐吻她的玉乳顶的尖点……怜娘撩起一股无法言状的趐痒，赤裸的娇躯，禁不住又是一阵抖颤……「哎唷……公子爷……你别这样好吗……怜娘难受的紧……」

玉掌紧握中的阳具，慢慢的替他翻起包皮，露出龟头，纤手一进一出的替他抽送。司徒远手指儿塞进怜娘阴道里，快慢的抽送，一面又摸着怜娘阴道口沿的阴核儿……滑粘粘的淫水，从阴道里滴滴的泛滥出来。怜娘偎在司徒远的胸前，柔绵绵轻声，道∶「公子爷，你也把衣裤脱了……这样怪热的……」

说着纤手放下紧握的阳具，替司徒远解脱裤子……司徒远赤身裸体，无形中，露出了男性肉体的美点，怜娘朝他看了一眼，速把粉脸又垂落下来。怜娘热热的粉脸，贴在司徒远耳沿道∶「公子爷，咱们上床去玩，好吧？」

司徒远「哦！」一声，双手把怜娘抱到床上……怜娘自动把赤裸的娇躯，面天仰卧，两条玉腿拨得大开。司徒远迷惑站在床前……看着这个一丝不挂，赤身露体的娇娘。怜娘粉脸赤红，秀目流波，见司徒远直挺了阳具，站在床前直看自己，不由得樱唇一泯，妩媚一笑，轻声道∶「公子爷，上床吧！」

司徒远「哦！」的一声，似乎苏醒过来，腾身上床。怜娘舒伸玉臂，把司徒远环颈搂住，把他重压在自己身上，把嫩舌塞进司徒远嘴里。司徒远挺起的阳具，刚好插进怜娘玉腿中间，怜娘玉腿一挟，把阳具夹在胯间。歇了半响，司徒远哼了一声，道∶「怜娘，你把两腿分开。」

怜娘「唔！」的一声，立刻将玉腿伸得像大字般的分开。司徒远一手摸进怜娘胯间，用手指轻轻翻开阴唇，食指塞进阴道里，进进出出的抽送。怜娘秀眸微启，朝司徒远白了一眼，柔软无力的道∶「公子爷，你手指在怜娘下面这样抽送怜娘痛得很，痒得少……」

司徒远听了一楞，道∶「哦！怜娘，手指儿怎麽样动，你才会感到痛快！」怜娘小脸儿红红，「吃！吃！」的一阵羞态无状的娇笑，轻声道∶「要这样子，才痛快……」

说到这里，怜娘羞得把手紧紧将脸掩住。司徒远笑了道∶「哦！要这样挖，你才痛快……」

司徒远照怜娘所说，弯了弯食指，在阴道里挖弄抽送，磨擦阴道沿的一颗阴核。怜娘柔腰抖颤，玉股急摆，嘴里一阵的「唔！唔！」

婉声娇啼，阴道淫水泊泊流下。司徒远一边玩弄，一边异的问道∶「怜娘，怎麽会知道？」

怜娘「格！格！」一阵娇笑，玉掌又把司徒远阳具紧紧握住，媚态横溢道∶「有时下面痒得难受的时候，就偷偷一个人在房中自已玩一下……」

说到这里，已羞答答讲不下去。突然间，怜娘玉腿向内夹，「哎唷哎唷！」的娇啼，玉股上挺，一阵晃动，一手把司徒远挺起的阳具紧紧捏住，阴道里像缺堤洪水似的涌出一股淫水。「哎唷！公子爷，怜娘下面水给你弄出来了……哎唷……痒得难受。」

怜娘情不自禁，一阵婉声娇啼……司徒远阳具被怜娘软绵绵的玉掌，紧紧握住，刺激得欲火如焚，跃身跨上怜娘赤裸的娇躯，挺起的阳具，对准弓怜娘的桃花洞猛塞进去。怜娘又是一阵娇啼，道∶「爷！轻一点……下面小的紧……哎唷……痛！」

「滋！」的声中，阳具随着润滑滑的粘液，塞进怜娘阴道中！怜娘芳龄十八，初经人道，蓬门凿开之际感到一阵激痛！司徒远一手搂住怜娘粉颈，张嘴吻她的嘴唇，一手搓磨捏她结实浑圆的少女玉乳……阳具猛力抽送，火辣辣的龟头，点点撞进花心。怜娘玉股掀动，哼声不已！阳具塞进阴道底处，怜娘一阵肤裂肉裂的激痛，抽出来时，混身酸麻趐痒，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司徒远火辣辣的阳具，一阵子急抽猛送，经过一个时辰，阴道四周的肉膜，已是淫液淋漓，滑润润的伸缩如意。阵阵的激痛，已化成丝丝的趐痒。突然间，怜娘玉臂把司徒远紧紧搂住，柔腰抖颤，玉股急摆，顶住了司徒远塞进的阳具。「哎唷……爷……怜娘受不了了，酸痒……哎唷……下面水出来了啦……」

司徒远陡然感到怜娘的娇躯一阵抖颤，阳具已被阴道肉膜紧箍住，一阵热溜溜的淫水，烫得龟头一阵火热。怜娘玉掌紧贴着司徒远的大臀上，娇喘绵绵的道∶「公子爷，你的玉棒在怜娘的洞里，先不要动好吗，歇一会儿再玩。」

司徒远亦感到有些累，就伏扑在怜娘赤裸裸的胴体上，一根火辣辣的肉棍，像生了根似的插在怜娘阴道里。怜娘初次尝到情的真正快感，少女的热情，纤手捧司徒远的脸，一阵「啧！啧！啧！」雨落似的狂吻。司徒远吮吻着她的粉脸儿，道∶「怜娘，我阳具还没有出来，怪难受的！」

怜娘媚笑着说∶「少爷你别慌，待一会儿，怜娘和你换一套式子玩玩，会更有味。」

司徒远异的问∶「这些事怎麽学的，是谁教你的？」

怜娘一笑，道∶「没有人教，就学会了！」

司徒远纳罕不已，心道∶「天下还有这等怪事，对床第之事，还有学的。」

就笑了问道∶「怜娘，你从十四 岁学到现在，学会了几套，能做出来给我看看？」

怜娘听得粉脸一阵娇羞，轻声的道∶「有四、五套怜娘都会，就怕你公子爷吃不消哩！」

说到下面，怜娘纤手掩脸，「唔！唔！」的娇笑起来。司徒远听不由高兴起来，伸手把怜娘柔腰紧紧搂住，在她粉颊上亲了一下，道∶「怜娘，宝贝儿，你好好的侍候我！」

「公子爷，怜娘替公子爷您做牛马亦成。」

说着，叫司徒远拔出自已阴道里的阳具，向司徒远道∶「公子爷，你朝天躺着，让怜娘替你玩……」

司徒远听怜娘说，只得仰天躺下，一根火辣辣的阳具，已像根旗杆似的，直竖起来。怜娘蹲了玉腿，臻首粉颈，藏进司徒远胯间，嫩白肥圆的玉臀，高高翘起。怜娘低头，张开樱桃小嘴，一口把司徒远的阳具龟头含住，阳具进入樱口，已塞得满满的一嘴。怜娘翻动丁香嫩舌，一阵子的吮舐龟头上的马眼。司徒远感到一阵奇痒，从丹田冒起，混身顿时一阵瘫痪趐麻，说不出的一种快感。这时怜娘的肥白玉臀，拨开粉腿蹲了下来，已翘得甚高，正朝司徒远一面。司徒远仰天半依躺下，就伸手玩弄怜娘的粉臀玉股，手摸进她的胯里，只见她胯间玉股的二瓣肉唇，微微裂开一缝，手指翻开肉唇，红红的肉膜上，一片湿粘淋淋。司徒远食指塞进阴道缝，肉膜把手指紧紧裹住，阴道底口，一阵张合吸收，怜娘玉股摇摆，嘴里含了阳具，鼻子里缕缕「哼！」声不已。不多时，阴道口处粘液滴滴流下，直洒得司徒远一身。怜娘樱嘴吐出阳具，向司徒远撒娇婉啼的道∶「公子爷，你怎麽捉弄人……怜娘不来了，你还没有出来，怜娘的下面又给您弄出来了。」

司徒远俊脸红红，笑着看着怜娘，说不出话来。怜娘笑了下，道∶「公子爷，你躺着，怜娘再来跟你玩一套。」

说着摆动赤裸裸的娇躯，翘起玉腿，跨在司徒远腰下，玉腿左右尽量拨大，又用纤指剥开自己阴唇，阴唇中细缝一道，顿时成了一个肉洞，把司徒远挺起的阳具，「滋！」的一声，塞进阴道。怜娘摆动娇躯玉股，顿时也跟着抽动起来。怜娘玉股往下一坐时，火辣辣的龟头，尽根插进深处，点点打在花心，撩起一股迷惘情不自禁的娇态。赤裸的娇躯，一起一坐，晃摆之际，胴体的每一块嫩肉都在抖动。司徒远一手抚摸她细嫩的玉腿，另一只手搅了她盈盈一握的三寸金莲，细细的玩弄。怜娘玉股粉臀坐下之际司徒远小腹一挺，火辣辣的龟头，撞上花心……各色的水，黄的、白的，殷殷微红的，粘粘的水，从怜娘的胯间阴道缝里，泊泊不绝的流下来……司徒远的阴毛上，胯臀间，溅得一片淋漓……司徒远用褥衾，垫在背後，把身子微微躺起，见怜娘套着自己阳具的阴户，活像一只小嘴，红红的阴唇，一翻一塞之际，正若樱口二片嘴唇。怜娘正如醉似痴，激情销魂之时，见司徒远楞了眼看着自己下体，粉脸儿一阵赤红，媚态横溢，娇喘呼呼的道∶「爷……亲哥哥……这样子你感到舒服吗？怜娘下面又……又要出来啦……」

说到这里，玉臀摆动，一阵子猛插、急抽……司徒远已感到浑身趐痒，卜身小腹处，隐隐地撩起一股异样的快感，正像有东西，要从阳具里面涌出来。「哎唷……怜娘……妹妹……我下面精……出来了，快紧搂了我……」

司徒远混身趐麻，酸痒澈骨，小腹急挺！就在这时，怜娘亦是一声婉啼娇呼，凝嫩如雪的玉体，和身向司徒远扑上怜娘玉臂紧搂了司徒远颈项，粉腿挟紧，玉股猛朝下面挫下。司徒远二手也紧按了怜娘的粉臀，龟头顶住花心，阳精泊泊，直往阴道里射去！歇了半响，司徒远从阴道里拔出阳具，已是湿粘粘的一片淋漓，怜娘赤裸着娇躯，不穿衣裤跳下床去，拿了巾布，把司徒远阳具，细细的擦乾净。「爷！你也有点累了，让怜娘搂了你睡一下吗，待会儿，怜娘再伴你玩。」

?????? 怜娘说毕，把司徒远紧搂进趐胸玉怀里。一对恋鸾，交腿叠股，朦胧睡去。忘水轩，忘却繁华如烟如水，此境何处寻？九月二三，枫叶入火，大佛寺中，香烟袅袅。司徒远带着一干弟子，准备去城南的大佛寺烧香问卜，他正匆忙地张罗时，忽听女人细碎的脚步声。「堂主，不好了，夫人突然胸口疼得厉害，您去看看吧！」

说话的是怜娘的贴身丫环秋妍。司徒远一惊，随秋妍进入内室，床榻上躺着音容憔悴的夫人。「你得了什么病，怜娘？」

他急忙上前。「还不是旧病复发，相公，恐怕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，」

怜娘的声音有些颤抖，「你要保重自己，我……」

「又胡思乱想了，秋妍，夫人服过药了么？」

「夫人的药正在煎呢！」

秋妍在一旁答道。司徒远抚摸着夫人的头，轻轻的，不乏温存的说「药喝下去，好好休息，一切都会好的！」

门外传来催促的声音：「堂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」

司徒远叹了口气：「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一定要早些回来！」

他犹豫起身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，床上的爱妻忽然娇唤：「相公！」

他转过头来，却见怜娘眼眶里充满泪水，仿佛有无尽的言语不知语从何起。他只得说：「我会小心的。」

他知道她在担心什么，他自己不也一直这样的担心么？「我等你……」

怜娘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转过头去，再也没有人看到她的表情。难道是一个离别的场面？为什么她如此得伤心？也许，女人太容易滥情了。不过，容易滥情毕竟还是纯真。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表情时，才是真正的悲哀。路上的司徒远似乎添加了一份新愁，为怜娘的病。同时又要时时提高警惕，这些年来虽然闯出一些名声，也树了不少对头，人还是小心一点为妙。佛寺坐落在远离喧嚣闹市的地方，当然如果你心诚，总会不远千里的赶来，诉说你的虔诚和忏意。大路的两旁是一片青竹林，满山遍野的一片绿，佛寺便藏在浓荫之中。「到了！」

司徒远对弟子说着，眼前已经出现一座寺庙。「周通，叶天，不要忘了一向的规矩，佛寺是清静之所，切不可造次。」

「是，堂主。」

他的两个弟子应道。「司徒施主又来了，老衲已将香烛等准备妥当！」

走进寺中，迎面踱来一位老僧，白须飘荡在胸前，一派仙翁的气度。「玄明长老，多日不见，益发精神了！」

司徒远拱了拱手，道，「司徒这次来就是祈求平安的，让长老费心了。」

玄明长老口念佛号：「阿弥陀佛，依老衲来看，施主今日是走不了了，又何来平安？」

「司徒不解长老所言，愿长老指点。」

玄明长老没有答话，只是双手合十，口念佛号：「阿弥陀佛。」

司徒远虽是满心疑惑，但他知道这个老和尚有极高的资质，却从不肯露一点天机，难道自己最不愿看到的事会发生？司徒渺究竟在哪里？他跟在长老后面，隐隐地感到一股杀气。然而他还是拜在神佛前，祈求神佛的庇护。当然他自己也知道，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，神佛只是一做普通的铜像，可他还要拜佛，以求心安。香烟渐渐浓了，整个佛殿中都弥漫着单单的香火味，烟雾轻轻腾起，随风偶尔打几个卷，幽幽的，又似佳人舞袖一般捉摸不定。玄明在一旁说道：「事事如烟云，名利无边，若无追名逐利之心，何来心惊胆战之忧？阿弥陀佛。」

无意或有意，司徒听得出话出有因，转头，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，问：「如今又当如何呢？」

「无非是顺其自然，就像这天，一会就大雨如注了！」

司徒远向外望去，天阴沉沉的，骤然间瓢泼大雨倾泻而下……「堂主，雨下得好大，山下象发洪水一样，马车也过不去了，绕道走今天是赶不回枫叶堂了。」

周通气喘吁吁的进来，说：「只有明早一早启程了。」

「看来你们今天果真走不了了，不过寺中还有房屋可以供诸位休息。」

「大师果然神机妙算，只好打扰一夜。」

司徒远尽管心急如焚，但也无计可施，「不过，刚才那句顺其自然远还是不懂，大师既然料事如神，为何不能告诉我应付的方法呢？」

「你若能正日修身养性，夜夜默念我佛慈悲，自然懂得何谓顺其自然，阿弥陀佛，施主勿需多问，事事多变，往往始料不及，施主珍重，老衲要去主持功课了。」

夜深沉，雨滂沱，心念动，意蹉跎。江南的雨怎么会有如此的气魄？竟能将堂堂司徒远困在佛寺之中，怜娘究竟怎么样了？天意为何弄人？雨中又藏着多少可怕的事，透过无边的夜漫漫，仿佛每一滴雨花射落就是一直利箭，将人的心射穿，四分五裂。江南的雨，如此让人心碎，绵绵不绝的雨丝仿佛能浇天下所有的热情，所有的野心，他忽然觉得十年前如果同样是个雨天，他也许会退却，会心软，因为这样的情景，胜又如何？恍然他发现自己，司徒绝、司徒渺其实在这场火拼中谁都没有赢，原来胜同样是可悲、寂寞的。雨还是沥沥地下着。是一把长剑，不是雨花！司徒远从冥想中立即走出来，该来的终于来了，刹那间脑中翻过无数往事，又仿佛得到一种解脱。十年了，他毕竟还是艰难地活了下来，心中滋味不是喜是忧。他一个翻身，挡过这一剑，定身关瞧对面那个黑影，黑影双脚叉开像一把剪刀。「渺，没有想到你这么沉得住手，真的等到十年后的今天，寺中不是方便之处，到寺外去。」

「好，寺中的确不适合杀人！」

黑影的语调冷冰得让人无法接受。转眼两人来到青竹林中，雨还是凄凄地下着，噼噼啪啪，每一下都打在司徒远的心上，没有想到司徒渺的身形如此迅急，不禁有些胆寒。这一仗在所难免，高手相争，输了气势，有可能会输掉一争盘棋的。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。十年基业，不能轻易放弃。「你果然要杀我，有这个自信么？」

不等司徒远把话讲完，黑衣人早已举起双剑，再次向他刺去，剑无情，慢慢长夜，风何时停了？「难道你连话也不肯说？」

司徒远瞪大眼睛，「你总是有话要说，说完了决战也不迟。」

「我不是来决战的，是来杀人的。」

黑衣人的剑又走空，双剑再起，仿佛是一个无形的网。司徒远举起九解连环刀，轻易得化解这一招，同时发现眼前这个人很年轻，根本不是久违的师弟。那双剑，让他忽然想到那个有名的杀手。「你就是剪刀？」

「那并不重要！」

司徒远终于恢复了应有的平静，冷笑着说：「你的剑法太嫩了，剑招却这么霸道，一个人太骄傲是没有好结果的。再说，你也不是我要等的人。」「可你是！」

剪刀身轻如燕，司徒远不甘示弱，好不容易又这样一个对手，可以激烈的打一场。两个人，两兵器，转眼就化作一阵旋风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只有风声再起，雨也更大了，没有人能听得见他们，没有人能意识到他们的存在，他们已经被黑夜包围，他们已经溶入此风此雨之间。刀光如电剑似针。他们中只能活一个，唯有拼命，唯有尽自己最大所能，才能尽量让自己不受伤害，而那最大的所能，又是日月修炼而成的，决非一朝一夕。高手无所谓高，只是他们付出的比常人多，而且乐意艰苦地付出。可如果两个高手相争，赌的可能不是修炼而是一种偶然，生命中多少是偶然构成的。成败由偶然来决定，本是生命的一种残酷的规则。剪刀不知手臂上的血痕是怎样被划上的，鲜血顺势流到长剑上，是剑之泪，也是心之泪。司徒远同样气喘吁吁，不过语气中洋溢着得意：「年轻人，你输了！」

剪刀举起长剑，伤口又一次剧烈的疼痛，「我是杀手，杀手眼中只有生死没有胜负！」

「你是个优秀的杀手，我知道我问你是谁雇你来的，你一定不会说，可我只想知道那个人是否活得安康。」

「也许。」

剪刀使命就是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他不得不又一次举起双剑，只可惜它的精神已经散了，就像人的心志散了，已经没有斗志了。司徒远镇定了许多，他微笑的操起凶狠的九解连环刀。刀比剑快。剪刀又一次倒下了，他再也握不起剑。司徒远则再他面前炫耀自己闪闪的刀，「剪刀的确是厉害，可惜你的剑法太不实际了。」

他在剪刀身上撕下片衣服，开始擦他的刀。「或许本来死得是我，只因为你想潇洒地给我一剑致命，而放过很好的机会。」

他凑上前去，「杀手是崇尚实际的，不能浪漫哦！」

「动手吧，」

剪刀的眼前呆滞，又似隐藏杀机。这一次，他赌输了，他应该后悔这趟生意的。可是他没有，既然输，就要勇敢的承担失败的后果，即使是最宝贵的生命，那时男儿本色。司徒远叹了口气：「其实你本是汉子，这年头，像你这样干脆的人并不多，今天我不能杀人，尤其是用刀。」

「你不杀我，只要有机会我还会取你性命的，杀手从来不记恩惠……」

「哈哈，你？不会有机会了。」

「为什么……」

「你现在等于已经死了，不是吗？」

司徒远冷冷的说，随即消失竹林尽头。雨停了，夜却更黑暗，同时伴着哀伤。剪刀躺在地上，象是受了极大的耻辱，哀莫大于心死。从未失手的他，竟遭受前所未有的惨败，在别人的刀头之下留下一条性命，还有伤人的言语无情地灼烧他，煎熬他，那颗孤傲的心在流血……从前他剑下的冤魂是不是也很痛苦？手臂上，胸口上的鲜血不断涌出，他感到周身上下已经被鲜血染红，渐渐的，一切都麻木了。也许很快他就会死的。死，何尝不是一种解脱？司徒远压抑的心情终于被胜利而改变，他就这样笑着，忽然热血上涌，喷出一口鲜血。他自己也下了一跳。原来此番恶战之后，同样殚精力竭。看似赢了，输的一面，只不过不被人知而已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对手很强而气短，说不定对手凌厉的攻势背后，掩藏的是虚弱的本质，或许再坚持一会儿，胜负的决定就可以改变。在任何时候，都不要轻言放弃，这是做人的原则。司徒才发现剪刀是个厉害的人物，若内力再深厚一点，自己比死无疑，如果再斗一次，输赢的几率应该是百分之五十。脚下的步子开始散乱起来，也就在此刻，一支飞镖不知从何处而来，直刺他的心窝。他脑海中山过无数念头，这会真正体会到害怕了，他很勉强地让过这一镖，近乎疯狂地在林中直嚷：「谁，滚出来！」

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的勾人魂魄的笑声，司徒远无力挣脱，他用双手捂住耳朵，向竹林中的佛寺疾走。眼见佛寺出现在眼前，他脚下一个踉跄，摔倒在地，爬不起来了。他方才明白司徒渺先让一个杀手和他斗，即使不成也可消耗它的体力，然而他亲自出面，就可以以逸待劳。好狠毒的用心。那笑声越来越近，它的骨头好像被抽出来一样。这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清凉的声音：「阿弥托佛。」

如烈焰中的一股清泉，耳边顿觉清爽。玄明大师手执拂尘，随意地挥舞，浪笑声却渐渐低下去。「大师！」

司徒远无力地喊了一句。玄名双手合十，念道：「我佛慈悲，普渡众生，施主，忘字心头绕，往事尽勾销，阿弥托佛。」

一下子声息全无，玄明将受伤了的司徒远带回佛寺。他看着司徒远的脸色，摇摇头，道：「你受内伤，且让老纳助你恢复吧！」

弹房中，玄明大师的双手握住司徒远的肩部，他的指逢间渗出袅袅轻烟，同时，司徒远的脸色也由青变红。禅房烛光明亮，是一个顿悟平生的好地方。司徒恢复过来，第一句话自然是感谢玄明大师。玄明二目如电：「你是不是又杀人了？」

「不！」

「那么是动过杀机了？」

「我……是。」

司徒远吞吞吐吐地说：「不过，不和他拼命，死的是我。」

那么现在那个人呢？「大概还在竹林里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玄明沉默了一会儿，念到：「善哉善哉，施主又多一条罪孽，以后便要看你的造化了。」

司徒远无可奈何的说：「该来得不来，不该来的来，以后究竟怎么样呢？」

「该来的已经来了，可其实谁都不该来的。」

难道竹林中浪笑的神秘人真是师弟？刹那间他就感到毛骨悚然，不仅问道：「大师可否明视？」

玄明却无关紧要的道了一句：「施主与老衲有缘，他日悟透禅机，必能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施主还是早些休息吧。」

司徒远只得回房去了，自然无法安心入睡，他反复的想，雇剪刀来的神秘人是不是司徒渺？这一夜，没有等到应该等而不想等的人。太阳终于出来了，一切雨过天晴，司徒远早早起身，和玄明大师道别之后，带着众弟子回枫叶堂，来路的积水还没有引退，只得绕道回去。他一路思量玄明的禅机，一面又担心娇妻的染恙，实在心急火燎。这一趟，旅程心惊肉跳。刚到家门口，秋妍却急急的跑出来，说：「堂主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，夫人昨天晚上失踪了。」

「什么，她怎么回事？」

疲惫的司徒远神经又为之一紧。「奴婢也不太清楚，昨晚夫人的病倒是好些了，喝了药早早睡了。可今天一早，窗开了，夫人踪迹皆无，被褥也是凉的，好像被人掳去了一样！」

司徒远脑子「嗡」的一声，脑中闪出三个字，司徒渺！「快，给我分头去找，找不到别回来见我！」

司徒远狠狠的吩咐弟子们，弟子们从未见堂主这样愤怒过。剪刀醒的时候，已经在一间茅屋里。东方此时已经破晓。他挣扎着睁开眼，抬起头，立即被伤口震得生疼，看看胸口的伤疤，已经被人细心地包扎好。有人来了，杀手特有的灵敏使他感觉到。二八俏佳人，尽管处在荒凉的山上，少女的烂漫丝毫无法掩藏。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姑娘，一手提着菜篮，穿的极简单，仍不失娇媚。姑娘见剪刀醒了，连上露出惊喜的神色：「喂，你醒了！」

剪刀只记得朦胧间被人背起，对于现在处的环境，实在一无所知，他盯着眼前的少女，「这是哪里？」

「这是城南的后山啊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」

剪刀还是紧盯着面前的少女，少女脸微微有点红：「你怎么这么看人家嘛，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呢。」

剪刀只淡淡的道一句：「我要走了！」

他想起身，又被重创弄得动弹不得。「你这个人好生奇怪！」

姑娘脸上写着不满。「要我谢你么？可惜我一点也不感激你救我。」

「你怎么这么想呢？」

少女的不满益发强烈，「我又不知道夜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一阵风就把你刮进来了，我看你受了重伤，弄得我大半夜没有睡好觉。见你昏迷不醒，连夜煎药敷伤不说，一早就出去采药了，想不到你如此不通清理，好似我反而错了一般。」

「萍水相逢，姑娘有如此的好心肠，可惜你救了一个实在不该救的人。」

剪刀的语气异常低沉，他的脑中昨日的是是非非又清晰起来。「你不想活？」

少女仍在气头上，瞥了他一眼。「生死对于一个流浪者来说，没有多大差别。」

剪刀将眼睛闭上，想从痛苦的记忆中挣脱出来，但那把锐利的刀还是在眼前晃动，那胜负的瞬间好像刚刚结束，他的脸上肌肉剧烈的抽搐着。少女的气愤逐渐被同情所代替，他走上前，语气稍缓，「你伤得很重，而且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我不和你计较，我去煎药。」

「慢看！」

剪刀喊主他，「你认识我么？」

「当然不！」

「既然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又为什么要救我？」

「不为什么啊。」

少女的眼睛清澈明亮：「因为你受了伤。」

「如果我是歹人，你的好心岂非无好报？」

少女嘻嘻一笑，「原本我还有点担心，现在我不了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一个歹人是不会关心山中独住少女的安危的。」

剪刀的双眼放出射人的利光：「我从来不关心任何一个人的安危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也不要求别人关心我，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报恩！现在我明确告诉你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坏人，死在我手下的人无数，我死也是报应，你救我对你只会有害，不会有利！」

少女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：「现在我知道了你是个杀手！」

剪刀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他忽然发现堪以成名的双剑已经不知去向，他急忙问：「你把握的剑放在那里了？」

「什么剑啊？」

「还给我！」

剪刀竭力想坐起来，语气生硬，「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！」

「只是一把剑嘛，我从来不碰那东西，得问你自己。不过瞧你嗜剑如命的样子，仿佛是十年的那位叔叔一般。」

少女幽幽的望着窗外，「十年前，爷爷还健在，有一天，有一个受重伤的人由一位漂亮的姐姐陪同，闯进了屋子，爷爷好心救他，他和你一样仿佛生死不管己事，只是他比你厉害，不停的嚷着报仇报仇。爷爷治好他的伤，却无法治愈他心上的痛苦，后来那人伤好后疯了。最后用菜刀把自己的头砍了下来，那位姐姐好伤心……」

它的音调越来越低沉，一段残酷的往事，毕竟不堪回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剪刀安静下来，静静地听这个伤感的故事，暂时忘了那两把剑。「爷爷临终前告诉我，以后帮人治病，一定要先救人心，人心死了，夫复何存？我相信我比爷爷强，我要救你的心！」

剪刀冷哼了一声：「心死了，又怎能救活？姑娘会失望的。」

少女不再说话，拿着采来的草药去煎了。剪刀还是呆呆地躺着，无暇去管这间屋子的精巧布置，无暇去理会那少女为什么要独身住在山林里，脑海中那把连环宝刀又开始靠近自己的身躯，司徒远优雅的声音象千万根针扎他。他从来没有败过，他好不甘心。但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活着，还是死了。不知多少时候，少女端了一碗药进来：「喝药吧！」

「如果我不想喝呢？」

「我可是辛辛苦苦熬好的。」

「我没有要求你这样做。」

剪刀推开了药。少女气得说不出花来，剪刀则淡淡地说：「我这人是很不识抬举的。拿那把菜刀过来，你可以消你的心头之恨。」

少女忽然改变成一种鄙薄的语气，「想不到你这么胆小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你怕养好伤后面对的事，你不愿意面对，因为那比死更可怕。哼，看似一副英雄气概，实际上不过是个懦夫而已。」

剪刀怔住了：「你知道什么叫懦夫？」

「你敢不敢养好伤呢？」

「我如果不相信你煎的药呢？」

「说到底，你还是怕。」

少女端起药，「死尚且不怕，又何惧这碗普通的草药？」

「可我不愿意死在你这样的弱女子手中。」

「死在谁手中都是死，难道死也需要体面的一剑穿心？再说弱小两字也是你硬加上去的。」

她冷笑瞧了他一眼，「如今在我眼中，你又何尝不是弱小！」

剪刀颓然，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。只要能离开，他决不会停留半分，可现在事实恰是他不能动弹。「既然你不喝，我就倒了。」

她刚下动手，剪刀开口了：「我喝。」

少女心中开始有些不安，现在总算有些欣慰了。剪刀喝下药，果然精神为之一振，他将碗递给了少女：「我不喜欢说谢谢这两个字。」

「可你已经说啦！」

少女莞尔一笑。剪刀凝望少女，不再是灼灼逼人，他仿佛看到了春草的气息。可随后又想到，现在已经是萧瑟的秋天了。「你需要精心修养二十几天，才能完全恢复体力，这段日子，要安心下来，什么也别想，你的伤才会好的快，才能做你相做的事！」

后面几句话，讲得极不情愿。剪刀把眼睛闭上：「你知道井底之蛙的故事么？那只青蛙终于有一天知道天地如此之大，你说他是不是很可悲？」

少女争大眼睛：「并不，他知道天地之广，总比在井利强啊。」

剪刀用一种极陌生的眼光打量着他，四目相触，他忽然感到一种火热的的感觉，那一份自信，那一份爱怜，是这个姑娘给他的最好的礼物。是不是很小的时候，被母亲报在怀里，母亲也曾给他这份力量？可惜这种感觉稍纵即逝。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剪刀开口了，「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里？」

「小璇儿！」

璇儿调皮的眨了一眼，「我喜欢这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我只是个过客罢了。」

「你不相信我？」

小璇儿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，「你们这些江湖人，整天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你总得有一个让我称呼你的名字吧。」

「我没有名字，只是一个绰号叫剪刀。」

「剪刀？」

璇儿突然笑得前仰后合，边笑边喘。「你笑什么？」

「从没听说过剪刀可以杀人，剪刀只可以杀鱼……」

她还是咯咯笑个不停。若是往常，璇儿这样说以后，脑袋便不在自己的脖子上了。可如今，剪刀锐气全无，唯能狠狠的瞪着她：「剪刀当然可以杀人，而且致命！」

「那些人一定比鱼还笨！」

「等我的伤养好后，你就会知道真正的剪刀了。」

「我不要！」

璇儿突然收敛起笑容，「我永远也不要知道真正的剪刀是什么样子，只知道现在的你是真实的，永远得这样真实下去好么？」

剪刀顿时无所适从。茅屋中换来一堆沉默。月黑风高。璇儿在地上打个地铺，兀自玉体横陈。尽管璇儿周身的肌肤光洁而细腻，摸上去有一种滑不留手的感觉，但她私地的手感却回然不同，剪刀的指尖小心翼翼的拂过璇儿纠缠在一起的耻毛，轻轻拂按着女孩的会阴。「用一点力……」

剪刀的手指笨拙的落在璇儿的玉户上……「嗯，……请你……你……在妹子的玉门穴上一分，那里多用力一点那是我们女孩子最敏感的地方。啊……手指也可以进到小妹的里面……啊……嗯……不要揪……後面也可以……」

在璇儿迷乱的娇喘声中，剪刀自己的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。手开始放肆的掠夺着她的禁地。手指缓缓没入了璇儿饱经风雨的秘径，滑腻而润湿的花瓣紧紧的收缩着，丝毫没有显得松弛。指尖按在璇儿敏感的情豆上，摩挲着，同时慢慢抽动在璇儿体内的手指。几天来，璇儿第一次受到如此温柔的抚摸，她情不自禁的挺耸起纤腰，把整个下体暴露在剪刀的面前。剪刀的手指开始一点一点挤进璇儿小巧玲珑的菊蕾……璇儿低回的喘息变成了高声的呻吟……剪刀听出了里面的欲望和快乐，所以毫不犹豫的把整根手指插了进去。「嗯，……」

随着手指的动作，璇儿的柳腰迎合着，小手慢慢滑上了自己的胸膛，落在那嫣红的两点上……「不要……」

璇儿娇喘着，半仰起头。女孩的一只小手正揉弄着自己挺立的乳头，另一只手在自己的下体抽动着。「不要……」

璇儿的呜咽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，胸衣的纽扣被慢慢的解开了，丝织的亵衣飘落在肮脏的地板上，他铁钳般的大手揽住了璇儿的膝弯，把女孩修长的玉腿分向两边……「不，你放手……」

璇儿无力的捶打着他的双臂，可是他的手确像铁铸的一样，纹丝不动。女孩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她的手缓缓的垂落下来，彻底放弃了挣扎。长裙掀起，女孩的裸足最先暴露在火光下。纤细的足踝，小巧玲珑的足趾因羞辱而紧张的并在一起。接着，一段修长的小腿也暴露了出来，而後是，浑圆的膝、丰腴的大腿，那令人目眩的雪白，和尽头那从神秘的黑色……他的动作缓慢而优雅，丝毫也不粗暴，但却不容抗拒，慢到可以感到一寸一寸肌肤暴露在空气中的颤栗……很快，女孩的身上除了腕上的一对玉镯，已经一丝不挂，他的手放肆的按在处女挺拔的乳峰上。细腻而富有弹性的肌理开始慢慢点燃他的欲火，在外来的刺激下，女孩的乳蕾悄悄挺立起来……羞辱，愤怒，乳尖传来的难以名状的快感让璇儿的意识开始模糊……他的手滑过少女平坦的小腹，来到璇儿十八年来从未曾被男人侵犯过的禁地。「求求你，放过我……」

女孩极力蠕动着，想躲开他的大手，可是，她楚楚可怜的哀求只能让他越发的兴奋。他的手指如同几条灵巧而残忍的蛇，爬过剪刀长而柔软的耻毛，准确的落在少女最敏感的情豆上……他的指尖彷佛有火，燃烧着女孩脆弱的神经……女孩灵魂深处的情欲被他代有魔力的手指一点一点唤醒了，一种奇异的颤抖慢慢弥漫开来……「为什麽？」

璇儿虚弱的想∶「我为什麽会这麽……」

但是快感仍然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女性的矜持，呻吟在女孩的喉中回旋，剪刀不得不紧紧咬住红润的嘴唇……她不知道的是，他现在正在用的是魔教阴阳六大神功之一的销魂指。即使久经风月的欢场女子也难以抵挡，何况她一个情窦已开的少女？「啊……」

若有若无的呻吟终於从与剪刀的樱口中传出来。他手指的动作由舒缓变的激烈，肆无忌惮的抠弄着女孩情缝的上方和两侧丰嫩的羞唇。当他的手指猛然间插入剪刀紧小的菊穴，女孩终於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娇吟……这声呻吟彻底粉碎了剪刀残存的反抗意识，可怜这个玉洁冰清的少女终究落在了他的掌中……「你的阴毛很漂亮，以後要一直露在外面，知道吗？」

他丝毫不理会女孩的哀鸣，中指继续向剪刀的後庭深入。「嗯……」

女孩试图扭动一下雪臀以躲开他的侵袭，但是他另一只手紧紧攥住女孩下体的茸毛，让她不敢随便挪动，只能默默忍受着菊蕾内他手指的折磨。经过最初的慌乱和不适，已经放弃挣扎的剪刀悲哀的发现自己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快感逐渐淹没了她的意识……逐渐涌出的爱液暴露了女孩的秘密，他的手熟练而准确无误的在女孩最敏感的突起上抚摸着。「不……不……」

璇儿羞耻的喘息着，却无力阻止自己身体的反应，液体终於流出了女孩的体外。他突然停止了手的动作，剪刀忍不住低低呻吟了一声。尽管四肢已经恢复了自由，但女孩却彷佛连一丝力气也没有了，任凭自己的双股大张，整个私处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。「跪下，把手放在身後……」

璇儿的声音有些发颤：「我知道，一个人的心病是无法医治的，爷爷还为那个疯子内疚而死，好个值！他错了，我也错了……」

她的声音哽咽了。秋已深，泣声让人心碎。剪刀应该去安慰她的，他却没有学会如何逗女孩子开心，他所作的，只是伤她的心一次又一次。这时，璇儿两条雪白的大腿叠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极具挑逗性的姿势……她的秀发披垂素肩，娉婷婀娜，有如柳杨醉舞东风，月貌花容，艳色照人，肩淡拂青山，杏目凝聚秋水，朱唇缀一颗樱桃，皓齿排两行碎玉，玲珑嘴角，噙着媚笑，一望明眸，却是水光流转……她已经一丝不挂，赤裸袒呈，酥胸如脂，玉峰高耸，那峰尖上的俩颗紫色葡萄，那圆圆的小腹之下，两山之间，一片令人迥肠荡气的茸茸芳草，盖着迷魂的神妙之境……剪刀已周身血液沸腾，热流潮涌般冲击着小腹，他已控制不住了。「小美人！」

?????? 他爬上床，急迫地抱着她，如雨点般地吻其娇容，两唇相合，热烈的吻……她热情如火，骚浪现形，完全像一个……剪刀仿佛进入另一次决斗，他的「青锋剑」再次出鞘，坚硬无比……二人如猛虎搏斗，战得天翻地覆……她的玉乳被一双粗大的手搓揉，捣得魂飞魄散，又酸、又甜、又酥、又麻脸似桃花，媚眼水汪汪，心房急跳，不停地预抖，酸软无力的呻吟……剪刀渐觉她情动，他很喜欢挑动妓女，满足自己的征服感，于是，他一点一点慢慢往内送……璇儿此时春上眉梢，欲焰高升，淫液横流，顾不得血仇恨意了……她娇羞扭动，似迎似拒，婉转娇喘。剪刀紧紧搂抱着她，甜言蜜语，恩爱偎依，仔细研磨，作进一步挑逗……璇儿遍体酥麻，奇酸钻心，如蚁咬虫钉，心火如焚，又再按捺不住……她轻摇慢幌，环绕其腰，不停地挺着，又夹又转，承迎配合，尽其所能。剪刀在娇娓浪态之下，使出浑身本领，以其巨大坚硬的青锋剑，时挺、撞、插，时而疾风扫落叶，时而在洞口辗磨，璇儿被剪刀的攻击征服了……迅速快捷，凌厉无比，猛力抽插，玩得她酥麻奇痒，畅快疯狂，骨酥精疲，神魂飘荡，淫浪不绝，尽湿床褥，逗发了天赋女人的骚媚……「好哥哥……你……太壮了……」

她手抚摸他的面，注视着他，一对修眉舒展得像柳叶，一张大小适中的嘴，展露出一丝蜜样的微笑，两鬓和额角，留着一些汗珠……他壮实健美的身体压住她，那男性特有的突起的胸肌，随均匀的呼吸，一起一伏……她情不自禁，抱着剪刀的头，一阵狂吻，一股男性气息诱惑，使之心中一阵神荡……剪刀更加抖擞精神，提起宝剑，狠抽猛插，急攻下，她已经欲仙欲死……「好哥哥……亲哥哥……不能再插了……我没命了……哎唷……亲丈夫！」

璇儿的浪叫，更激起剪刀的疯狂，他又凶猛地插了数十次……「亲爹……饶命……我……被你……玩死了……舒服啊……哎唷……我……全身散了……」

一阵阵的怪呻浪叫，激起剪刀像野马一样，在草原上尽力驰骋，他紧搂着瘫痪似的矫躯，也不管她的死活，用足气力，一下下狠冲进去，急风级雨，剑花像雨点般洒在她最敏感的那一点……璇儿死去活来，不住的寒噤，颤抖着，樱口张着，直喘气，连「哎唷」都叫不出来……剪刀感觉到她的小洞急促的收缩，内热加火，一阵发滚，知她泄了……「我……又丢了……冤家啊……你……饶命……情哥哥……心肝哥哥……小婊子不行了……」

剪刀也控制不住了！「小婊子……你夹得……好紧……臭婊子……我要……射出来了……」

「亲爹……快……射死我……噢！……舒服……臭婊子舒服死了……」

一阵酥麻，寒颤连连，二人都舒畅地泄了，躲着喘息，谁也不愿再动了。暴风雨过去了。璇儿静静躺着，低低地喘息着，脸上不由泛超一阵羞红……当性爱之疯狂渐惭平静，当仙人洞内恢复安宁，她又清醒了。这时，她才真正开始她的行动步骤，必须再引诱剪刀再次性交！她滚下床来，跪在剪刀面前，把头埋在他的大腿之中，伸出了舌头……「心肝，你这宝贝使我又爱又怕。」

她专心致志地含着，吮吸着……「啊……啊……你……」

剪刀的宝剑又慢慢出鞘了……璇儿像个清洁工人，仔细舔着宝剑，舔去上面的液体，舔着剑尖……「啊……臭姨子……我饶不了你！」

地口中喊着，心中却感谢璇儿，她使地的宝剑又坚硬地竖起来了。璇儿又爬上床去，把两条大腿架在剪刀的肩上，淫荡地分开。「情哥哥！快来吧！好丈夫！小婊子又空虚了！好哥哥……给我止痒吧！」

剪刀低吼一声，把宝剑插入洞中！璇儿这时头脑完全冷静，她使出阴柔功，收缩着肌肉……「小婊子！你夹得好紧……磨擦得……好舒服……」

剪刀情不自禁呻喊着。璇儿一收一放，目的在使剪刀的宝剑更加硬，越硬就越脆弱！剪刀的第二次攻击持续了二百下，整把宝剑又胀又大，已经到了白热化！战斗终于结束了……「带上你的双剑，去做该做的事吧，但愿我们谁也不认识对方。」

「枫叶掀起的不一定是相思，它也可以让人想到鲜血，一滴滴流淌，或者象血一般的恨，于是你也不得不一醉解千愁。」

剪刀倒了一碗酒，一饮而尽。「你总算是个男人。」

那人语调依然冰冷，「我开始还后悔待你去治伤的地方，怕你在温柔乡里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，剪刀不愧是剪刀，什么都放得下。」

剪刀倒上一碗酒，望着自己的剑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我是杀手，杀手没有什么放不下的。」

那人自说自话地倒了一碗酒，举起酒杯，仿佛很有感慨地说：「喝酒的确比杀人容易得多。」

「我们的期限还没有到，或许喝酒和杀人一样容易。」

司徒远恼羞成怒，不顾伤口疼痛，一招「电闪雷鸣」直奔那人胸膛，蒙面人躲闪不及，喷出一口鲜血，司徒远又迅速的抓住对方的黑纱，使劲一扯，「不用遮遮掩掩，亮出你的真面目吧！」

一道余辉泛在刀上，一卷长发丝一般地撒了下来，他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，发出惨厉的叫声。司徒远愣住了，刹那间脑中一片空白。「怜娘你……」

怜娘，疼爱的妻子，竟是让他死的主谋！怜娘连声冷笑，目光充满歹毒。剑亦似风卷残云般地扫来。司徒远被这突来的打击弄得不知所措，「你会武功，你……」

「你在洞庭湖畔初识我时就该知道。」

温柔的语调，剪刀怎忍心拒绝？可他还是举起了剑，却又缓缓放下。「哼，不动手，我自己来，一千金子就没你的份。」

箫仙走上前，对璇道：「丫头，看在你家爷爷曾为我家公子治过伤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离开这里，姐妹还是姐妹。不然休怪我无情！」

剑上闪着寒光。闪着怨毒。璇儿幽幽一叹，「我如果代他死了呢？」

剪刀一惊，剑竟落地上。箫仙冷笑道：「你凭什么？」

璇儿回头望着司徒远，低低地说：「女儿。」

一话出口，众人都大惊，箫仙急问：「你有女儿？」

司徒远也摇摇头，这个女孩是他头次见到，他脑海中也装不下那么多东西，再多一件怪事又何妨？璇儿擦了擦眼角的泪痕，拉着司徒远的手。司徒远惊魂未定，璇儿道：「你还记得你第一个妻子么？」

司徒远的思绪又飘到那段平凡的时光，他的第一个妻子与他是没有多少情谊的，是依肖总堂之命才娶回的。接着她在分娩中难产，母女皆亡，也曾令他深受打击。不过见到怜娘之后，这些都淡漠了。「可是那孩子并没有丝，只是一时窒息，后来他被准备退隐山林药圣救活，那孩子自小体弱多病，多亏药圣的医术高明，才使她活到现在。那个孩子，就是我。」

司徒远还是僵在那里，他仿佛在听童话一般，瞬时妻子反目成仇，刹那女儿横空显身，心中不知是喜是悲，一时老泪纵横，千言万语都不知从何处开始。璇儿又道：「我本不想过问江湖恩怨，何况爹爹终是欠了别人，可女儿不忍爹爹就此丧命，爷爷说过养育之恩不得不报，且让我替父而死，请姐姐放爹爹一条生路吧！」

箫仙脸色异常难看，「想不到你是这样的身份，枉我们姐妹一场，原来你和药圣都是司徒远一伙的。你们两个都得死！」

剑如风，直奔璇儿咽喉，璇儿神色自若，闭目等死。秋风微凉，心头又飘过多少落叶，迎来残秋！剪刀眼疾手快，抓住箫仙的腕子，又将璇儿推出圈外。「剪刀，别忘了你该干什么！」

箫仙怒道，言语中却掩盖不住惊慌。「我只答应杀司徒远，这位姑娘和一切毫不相干。」

「不，剪刀，不要，让我替他死吧，你们放过他吧！」

剪刀的剑尖凝固了，剑尖上闪动寒光，伤人骨髓。原以为一切都在沉默之中，但司徒远突然说：「孩子，不用了。」

随即奋力一跃，着实让众人一惊，非同小可。箫仙来不及躲闪，两条玉臂已经被司徒远紧紧抓住，徒剩下惨叫声了。那曾经是温柔的肌肤，如今却如两把利剑，司徒远抓住它们的时候，自己的心也剧烈的痛。「你的穴道解开了？」

箫仙简直不敢相信。「箫仙的功夫不可能似十年前那么有力，况且你也给了我充分的时间，说明你还疼惜我？」

司徒远开始嘲弄气箫仙来了。「你放屁！放开我，既然败了，便杀了我！」

胜负改变在一瞬间，她慌了。「你死不了，也逃不了，又奈我何？」

璇儿没料到事情竟是这样进展的，她直喊：「爹，不要，箫仙姐姐不比你来得开心，这几年，每每拜祭亡灵，她一样在受煎熬！」

她想上前，剪刀却阻拦了她。「它们之间的事，且由它们自行了断吧！它们之间必须要死一个，但死谁你都会难过。」

「父亲没有给我一丝温暖，但我的体内终究流着他的血，箫仙姐姐和我之间也有一番情谊，我又岂忍心看她这般受苦！」

璇儿的头扎在剪刀怀中，她不愿意目睹惨剧。箫仙手中尚有一把长剑，但玉臂被抓，刺身后的司徒远已经无望，她万念俱灰，功亏一篑，不再留恋尘世，她在心里终于盘算清楚了。「我们两个人一定要死一个，因为如今谁也不能容忍对方再活在世间！」

司徒远虽然伤口剧痛，但仍尽量冷静地说话。「还有第三种可能，我们两个都死！」

箫仙的气有点喘。「有这种可能么？」

「很渺茫，但还的试试。」

箫仙说完将长剑一翻，直刺自己的胸膛。众人皆大惊。箫仙将剑深深地扎入身体，背上也已露出剑尖，剑还在深入，她的表情及其痛楚，但嘴角竟有一丝诡异的笑。剑尖在司徒远身上划开一条长长的口子，他这才明白，箫仙是怎么样解释这第三种可能的。将剑插入自己的胸膛，射穿后便能刺中后面的人。同归于尽，把自己当作靶子，因为自己的性命也同时牺牲。好伤心的一刻！剑尖仿佛在暗暗抽泣……可这并没有成功，因为没刺多少深，箫仙已经倒下，这把积聚多少恩怨的剑只能停在她的身体里。司徒远胸口的血不断地流，但他还可以站起来，扶气倒地的箫仙。箫仙已经气绝，手还是紧握着长剑，脸上有无尽的遗憾。司徒远没有血刃仇敌的快意，有的是泪，如雨的泪，顷刻间一切灰飞烟灭。直到如今，他依然无法否认，眼看的这个女人依然为己所爱，尽管这个女人深深的打击了他，欺骗了他，甚至用残酷的方式要夺取自己性命。他的脑中一片混乱，惆怅，颓丧……「爹爹！」

璇儿冲上前，喊着，剪刀一旁无语。司徒远脸上的神态渐渐变得澹然：「孩子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」

远处飘来人们熟悉佛经：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

一位白发长者渐渐近了。「大师！」

司徒远的目光呆滞。玄明大师依旧摆弄着佛珠，「一切恩爱会，无常难得久，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，若离于爱人，无忧亦无怖。」

司徒远的脸上渐渐露出笑容。玄明大师口念佛号，「善哉，善哉，施主虽然屡犯杀戒，但念我佛慈悲，施主跟我走吧！」

司徒远没有反抗，挣扎着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向玄明走去。玄明轻叹：「阿弥陀佛，施主果然和老衲有缘。」

司徒远心里的枫叶堂远了，怜娘远了，现在他只懂得紧紧地跟着玄明，任凭璇儿怎么呼唤……璇儿和剪刀急忙追上去，璇儿问玄明大师：「大师，我爹他怎么了？」

「他现在很好，不用担心。」

玄名转头对剪刀说：「你也不用再举剑了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司徒远已经死了一次了。」

玄明缓步走着，后面跟着曾经名重一时的司徒堂主，他的脸上已经找不到悲伤，仿佛他不再是那个老谋深算的司徒堂主。「爹！」

璇儿热泪盈眶，情不自禁地唤道。司徒远还是跟着玄明，仿佛璇儿的存在与自己无关。玄明双手合十，「红尘险恶，官海沉浮，机关算尽，虚名浮利，云梦一场，如今他已经跳出红尘之外，遁入佛门，应能悟得清静之道。两位施主珍重，老衲带他走了。」

一前一后渐远，璇儿呆呆地望着父亲的背影，失声痛哭起来。天黑了，竹林静悄悄的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只剩一盘残局。箫仙的尸体直挺挺的在地上。她带着未遂的心愿离开尘世。人生百年，变幻无穷，受命运捉弄，被人迫害，一无所有之后，一些人从此沉沦不起，另一些人虽然重新站起来，却早已不是原先的那颗心，怨恨埋葬了人性许多美好的东西，只剩下索取与报复，畸形地站着，灼自己伤别人－－这不是坚强，而是更大的软弱！月亮升起来了，林中变得柔和。司徒渺的墓旁多添了一座新坟。坟中埋葬的难道仅是悲哀？璇儿洒上最后一抔土，对着新建得坟，默默低语：「好姐姐，你若不是这般倔强，便不会有今天，如今又添一段新恨，何苦？十年，有很多事情可以淡漠，爷爷不是故意废你武功的，他希望你们都好，却未想姐姐依旧念念不忘……剪刀咀嚼着刚才那一场不算激烈、却很伤心的场面，心中一时不是滋味。璇儿又道：「姐姐，如今你知道璇儿的身世，恨我么？璇儿不是要欺瞒姐姐的，我们还是好姐妹，愿你九泉之下可以瞑目。」

她眼眶红了，月光洒在身上，映出无暇的脸庞。许久，她才站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「她毕竟能葬在司徒渺的坟旁，能够团聚也算是一种安慰。」

剪刀忽然开口：「你也会又团聚的一天的。」

璇儿的眼中有一丝光芒，她抬起头，望着晴朗的月光，她目光又暗淡下来，「可是我们可能吗？你是杀手，剑才是你最爱的东西。」

她若有所思的吹起箫仙生前最爱的紫竹箫，闻者动容。剪刀木然的站在一旁。月光下，璇儿的脸上挂上了一串晶莹的泪珠。

【完】

??????46700字节